

武漢莎士比亞中心  
《莎評輯錄》編委會



SHAK. CRIT.  
莎評輯錄

·063

武漢大學出版社

# 目 录

总论	凌越百代的莎士比亚.....		
	S·C·森·古普塔作 胡晓红、马建军译(1)		
专论	《误认的喜剧》——技巧与主题.....	龙文森(19)	
	漫谈《李尔王》的悲剧意义.....	李鑫华(36)	
	奥塞罗——其剧与其人.....	曾庆强(48)	
	论《科利奥兰纳斯》.....	傅惠生(54)	
	浅论《麦克白斯》的场景及悲剧人物的模糊性.....	夏向东(72)	
	哈姆雷特的延宕与“俄狄浦斯情结”.....	江燕(85)	
	男性世界中的女性——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女角.....	蔡梦薇(109)	
	真善美的化身——莎士比亚“四大喜剧”女主角形象浅析.....	王述文(124)	
	莎剧与学	莎翁笔下的伪装与犯罪.....	陈守成(136)
		嫉妒导致犯罪——莎士比亚笔下的嫉妒.....	陈莫京(152)
比研究	《李尔王》和《草原上的李尔王》.....		
		阮坤(163)	
语研究	从莎士比亚的语言看英语的某些演变趋势.....		
		骆公望(182)	

	手啊，为我说话：《裘利斯·凯撒》的姿势	
	语言………罗伯特·哈普古德作 王吉玉译（201）	
译评	浅谈《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两个译本	曹华民（214）
文论	《哈姆雷特》两种译文比较（选第一幕第一场）	陈林英（227）
莎舞 剧台 在上	莎士比亚戏剧及其演出	莫先铨（236）
读札 书记	福斯塔夫的招兵丑剧	张福林（244）
轶事	莎士比亚轶事四则	中奇、艾平编译（249）
资 料	中国最早的莎评（附郭嵩焘手迹）	阮坤（252）
	“唯有死神能摇其形”：一首不见经传的莎士比亚墓志铭	
	………罗伯特·C·埃文斯作 建初译（256）	
	《以策对策》对开本中一处活见鬼的排印异文	N·W·鲍卡特作 朱禾译（258）
注 疏	关于《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一幕第一场开头的舞台指示的注解	
	………查尔斯·埃德尔曼作 王亚丽译（260）	
	福斯塔夫的“在温莎卖唱的人”：《亨利四世》下集第二幕第一场	
	………伊利沙白·谢弗作 漆晶城译（263）	
	编后记………	（267）

## CONTENTS

- Shakespeare Through the Ages ..... S.C.Sen Gupta Tr. by Hu Xiaohong and Ma Jianjun ( 1 )
- "The Comedy of Errors": Its Technique and Subject ..... Long Wensen ( 19 )
- Random Remarks About the Tragic Significance of "King Lear" ..... Li Xinhua ( 36 )
- Othello—the Play and the Man ..... Zeng Qingqiang ( 48 )
- On "Coriolanus" ..... Fu Huishen ( 54 )
- A Preliminary Comment on the Scenes in "Macbeth" and Vagueness of the Tragic Characters ..... Xia Xiangdong ( 72 )
- Hamlet's Delay and the Oedipus Complex ..... Jiang Yan ( 85 )
- Women in a Man's World—Female Characters in Shakespeare's Four Tragedies ..... Cai Mengwei ( 109 )
- The Embodiment of "Fair, Kind, and True"—An Analysis of the Female Characters in Shakespeare's Four Comedies ..... Wang Shuwen ( 124 )
- Disguises and Crimes under Shakespeare's

- Pen ..... Chen Shoucheng ( 136 )  
Jealousy Leads to Crime—Jealousy under  
Shakespeare's Pen ..... Chen Mojing ( 152 )  
"King Lear" and "A Lear of Steppes"  
..... Ruan Shen ( 163 )  
Some Evolutionary Trends in English as  
Seen from Shakespeare's Language  
..... Luo Gongwang ( 182 )  
Speak Hands for Me; Gesture as Language  
in Julius Caesar  
..... Robert Hapgood Tr. by Jiyu Wang ( 201 )  
Preliminary Comments on the Two  
Translations of "Romeo and Juliet"  
..... Cao Huamin ( 214 )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Versions  
of Hamlet ..... Chen Linying ( 227 )  
Shakespeare's Plays and Their  
Performances ..... Mo Xianquan ( 236 )  
Falstaff's Scandals in getting recruits  
..... Zhang Fulin ( 244 )  
Four Anecdotes of Shakespeare  
..... Compiled by Shen chi and Ai Ping ( 249 )  
The Earliest Shakespeare Criticism in China  
..... Ruan Shen ( 252 )  
"Whom None But Death Could Shake":  
An Unreported Epitaph on Shakespeare  
..... Robert C. Evans Tr. by Jian Chu ( 256 )

- A Ghost Press-Variant in Folio Measure  
for Measure...N.M.Bawcutt Tr. by Zhu He ( 258 )
- A Note on the Opening Stage Dicrection  
of Romeo and Juliet,I.i
- .....Charles Edelman Tr. by Wang Yali ( 260 )
- Falstaff's "Singing-Man of Windsor":  
2 Henry IV.II.i
- .....Elizabeth Schafer Tr. by Qi Jingyu ( 263 )
- Editor's Notes
- ..... ( 267 )

# 凌越百代的莎士比亚

S·C·森·古普塔

胡晓红、马建军 译

## 一

今天，莎士比亚的名字也许最令人敬畏。你可以自称是牛顿或者拿破仑，然而却不要说自己是莎士比亚，至少不要称自己为威廉·莎士比亚，除非你想冒风险。据说一位绅士有一天来到一家旅馆，登记住宿时说他叫威廉·莎士比亚。旅馆的工作人员大为惶惑，当即把他扣留起来并通报了警方。当他一再坚持说他的确叫莎士比亚时，有人打趣说，“唷，如果你是威廉·莎士比亚，那么我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喽！”我不能肯定这传闻是否属实，但它却证实了一点：莎士比亚在人们心目中占有不可估量的地位。莎士比亚不是哪一个人，而是一桩事业，既有其普遍性，又有其独特性。献身于这一事业的人到处都有，散见于社会各阶层，萧伯纳曾把这些人称为莎士比亚的崇拜者。

人们曾怀疑1564年出生于斯特拉特福镇的一个手套商的儿子是否同他名下的那些剧作有任何的关系。难道这些剧作不可以是拉特兰伯爵或是牛津伯爵，再不就是德比伯爵的大作吗？既然没有任何个人会有如此丰富的智慧和才华，那么就是某一作家协会的集体创作。然而这种假设会产生许多它

无法解决的困难。既然如此，只好考虑让一位作家来担此盛名，而他必须能够写出公众一致认为系出自莎士比亚手笔的三十六、七个剧本。这位作家除了培根会是谁呢？培根知识渊博，阅历丰富，对生活有敏锐的洞察力。但是，莎剧乃培根所作之说是异想天开，站不住脚。尽管有成百篇文章和小册子发表以示赞同，但最终还是被抛弃了。这并不意味着学者们和哗众取宠的人的独出心裁就此罢休了。仍有些人会否认莎士比亚是其作品的真正作者。如果我没搞错的话，几年前，就发现了大量的事实根据，企图证明莎士比亚作品的真正作者不是他本人而是马洛。马克·吐温则给予所有这些怀疑者和发现者最后的回击。他幽默地说莎士比亚的剧本不是他本人所写而是由另一位同名同姓的人写的。

有关莎士比亚生平的资料并不很多，但现有的这些事实无疑证实了这一点：确有莎士比亚其人。不管学术界那些修正主义者和异端分子会怎么说，莎士比亚的剧本确确实实由他本人所写。但我们所知道的仅此而已。他是否懂得更多的拉丁文和稍许多一点的希腊文？比博学的本·琼生确认的水平还要高？要么，他就是一位未受过教育的天才，象红雀那样歌唱？在私生活中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说他温柔、诚实、谈吐优雅，并不能证明什么。我们也猜测他更象堂恩而不象弥尔顿；更接近济慈而不是雪莱；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会更欣赏狄更斯的幽默而不是萨克雷的讥讽。但这些还不能使我们对他有更深的了解。没有人能象他那样塑造出具有吸引力的天真无邪的少女形象，可莎士比亚致“黑肤夫人”的十四行诗中所描绘的爱恋情感难道是他的亲身经历？大家都知道莎士比亚匆匆完婚，他妻子在婚前就怀了第一个孩子。也有人说威廉·达文南特爵士是他的私生子。还有诙谐的淫词秽语

说他如何如何以奸诈的手段哄骗他的朋友和同行——著名的演员理查德·伯比奇。曾有一位夫人倾心于伯比奇在《理查三世》中的演技，确定同他幽会，并要他在门外自报理查的名字。莎士比亚偶尔听到了他们之间的谈话，便抢先伯比奇一步。当莎士比亚与这位夫人在房中密谈时，忽听有人敲门。伯比奇通报说他是理查三世，莎士比亚应声答道：“威廉一世比理查三世先到！”

类似这种传闻（无论是猜测还是事实）只是若隐若现地揭示了莎士比亚的私生活。他的职业生涯同样隐而不彰，晦而不明。莎士比亚从事创作和表演之前是否教过几年书？律师们声称莎士比亚是他们的同行；然而剧本中引用的大量的医学术语却又使人们怀疑他当过医生，要不就是助理医师，因为这些术语常常被误用。据说，莎士比亚并不懂哲学，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可一个又一个人生哲理却出自他的手笔。不久前，威尔逊·奈特提出莎士比亚预见到了柏格森的直觉论，也许人们还会说莎士比亚得力于柏格森的《时间与自由意志》一书呢。有人还推断他是先于萨特的存在主义者。萧伯纳曾抱怨莎士比亚剧中没有宗教色彩，但莎士比亚本人却是新教改革运动和都铎王朝宗教团体的杰出产物。天主教徒们也声称莎士比亚信奉天主教，根据是理查德·戴维斯牧师的断言，“他死时是一位天主教徒。”当然，这断言并不十分可信。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强调莎士比亚的兼收并蓄、博大胸襟，他的容忍态度和同情心来为莎剧中所出现的矛盾辩解。早在1668年德莘登就称赞了莎士比亚的宽厚，这也许同我们今天所指的不同。1607年华尔特·雷利爵士强调指出莎士比亚的同情心和宽容态度。这一观点成了20世纪莎评的主调，并以它特有的方式发展了济慈所说的理想诗人

与他人同感受的能力。我曾在其他文章中论及了喜剧所反映的莎士比亚对待生活的博大胸襟和宽厚态度，但我感到上述观点对莎士比亚并不那么公正。因为这把他说成了一个能力消极的苍白的人。我们所确认的他的宽容态度和博大胸襟同我们在他作品中所发现的强烈的爱和恨，欢乐和痛苦是背道而驰的。莎士比亚不仅视野广阔，而且感情强烈，思想深刻。

## 二

下面谈谈莎士比亚的作品，主要是他的戏剧。最早也比较重要的莎评是1623年版第一对开本的序言。350多年来，有关莎士比亚的评论从未间断过，几乎涉及了他生活及工作的各个方面。然而，莎士比亚研究是永无止境的。莎士比亚评论似乎可以明确划分为三个阶段：17和18世纪的新古典主义批评，19世纪的浪漫主义批评和20世纪的客观的、非个人化的批评。新古典主义批评的标准是内容上重摹仿，形式上重成规。不管我们怎样解释“摹仿”一词，戏剧是摹仿自然的。戏剧首先是叙述故事，展开情节。如果要写出一个好的剧本，就必须严格遵守情节的一致性，这样，剧情就不至于令人费解，观众的注意力就不会分散。而且剧情发展要循序渐进。上述标准也许并不适用于衡量莎士比亚戏剧。这就是为什么在新古典主义莎评中，甚至在德莱登和撒缪尔·约翰孙最出色的莎评中都有不安的语调。本·琼生认为莎士比亚戏剧缺乏艺术性；德莱登虽称赞莎士比亚兼收并蓄、博大胸襟，但似乎觉得莎士比亚没能写出一个合乎规范的剧本。他总是头一天颂扬莎士比亚，第二天又诽谤他。他改编的莎士比亚剧本说明他对莎士比亚天赋的评价是不完善的。

继德莱登之后，约翰逊可谓新古典主义的最杰出的莎士

比亚评论家。作为一名评论家，他主要的优点是以常识为批评的标准，但常识是仅有的一端锋利的武器。约翰逊认为把时间地点完全一致的规律强加给莎剧或者任何其他戏剧是愚蠢的，因为戏剧基于舞台幻觉；而且，既然生活中有喜有悲，那么戏剧中悲喜因素混合在一起也是理所当然的。但约翰逊还是为新古典主义的信条所束缚，这一信条是：诗是生活的摹仿和镜子，要忠实表现普遍的人性；其首要任务是要劝善惩恶，从而达到教育人心的目的。戏剧的审美作用就这样被拴上了道德的标签，文学成了凡俗的经文。对约翰逊来说，戏剧一半是技巧游戏，一半是道德教科书。他称赞莎士比亚准确的观察力和所表现的普遍人性，却又指责莎剧情节松散，违反了诗的正义的规则。约翰逊的这种常识无法达到莎士比亚诗歌的峰巅。

新古典主义批评清醒而且开明，但在以下三方面有其局限性。首先，它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强调莎剧中情节发展比其他成分更重要；其次，审美的标准从属于现实和道德的标准。显然，他们忘了诗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使我们感到艺术摹仿生活，生活也摹仿艺术。假如忠实行生活是检验艺术的唯一标准，那么莎士比亚剧本的素材是比莎剧本身更“实在的”东西。而且，不管诗中含有什么样的道德说教，它只不过是诗境中生发出来的一种东西。印度美学家称之为“非尘俗物”（a-laukika），而不是诗的附加物或添加物。正如切斯特顿所说，蹩脚的寓言有说教，而好的寓言是说教。新古典主义批评的第三个局限性是它试图用某些被认为是绝对的、任何艺术形式都必须遵循的规则去评判诗和戏剧。这里，主张理性的人竟失去了理性，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大部分古代戏剧的规则不是源于戏剧本身的特性而

是由当时舞台的传统所决定。

### 三

浪漫主义批评完全没有新古典主义批评的这些局限性。正如浪漫主义批评最杰出的代表柯尔律治所说，天才决定形式，莎士比亚的判断力与其天才同等。形式上的清规戒律并没有使浪漫主义者和他们的后继者感到忧虑。他们认为文艺批评的任务是要深入到诗人创造的诱人的天地中去重新体验原作的魔力。这样，批评就成了戏剧的再创造，或者是戏剧的替身而不是戏剧的评论；批评家的目的则是要进行形象思维，而不是进行推理判断。浪漫主义批评在论及艺术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时也持有类似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艺术说教有赖于扩大同情的范围，而不是要强行制订某些与其毫无关系的现实的与道德的标准来限制同情的范围，艺术摹仿自然，而又超越自然。这就是为什么在最伟大的艺术家莎士比亚的作品里，我们可以发现对立物之间的和谐，而这些对立物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不可调合的。约翰逊博士曾为福斯塔夫那种永恒的快乐所吸引，但却认为福斯塔夫性格中没有任何可贵的品质，对《亨利四世下篇》剧终时福斯塔夫的被逐并不觉得惊奇。浪漫主义批评的先驱莫里斯·莫尔根则持有不同的看法。虽然他也认为这出戏最后福斯塔夫的结局不无道理，但却出色地分析了戏中福斯塔夫令人同情的一面，这是约翰逊博士无法想象的。对莫里斯·莫尔根来说，福斯塔夫的性格是复杂的，具有内在与外在的双重性；他撒谎，诈骗，怯懦，放荡，但这些邪恶就好象他的大腹便便，并非他的本质。他有他的内在的性格。透过邪恶现象，我们可以隐隐约约看到他本质的一面，虽只是偶然的印象，但很强烈、

很深刻。

浪漫主义批评强调的重点是莎士比亚戏剧艺术中与众不同的人物刻画，莫里斯·莫尔根的莎评就体现了这一点。在莫尔根、柯尔律治、哈兹里特，尤其是布拉德雷的评论中，莎士比亚的人物获得了新生。莎士比亚戏剧的情节、内容以及语言之所以重要只是由于它们都是用来帮助塑造人物，从丹麦王子到王公甲和凶手丙，个个都具有现实生活中的男男女女应有的鲜明的个性。因此，我们可以把孤立的情节串在一起，勾画出那些短暂停留在舞台上时而神气活现、时而愁容满面的人的完整性格。我们不得不发挥想象力去猜测这些人下台后干些什么。布拉德雷就曾想象哈姆雷特父亲死时他在哪儿，以及谋杀邓肯是何时开始策划的。然而，有嘲弄意味的是，新古典主义批评力求做到真实，但却人为地束缚在几乎与现实生活毫无关联的条条框框里；浪漫主义批评开始时假设诗人创造一个由想象统治的自治王国，然后用我们判断现实生活中的男女的标准去衡量这一王国的臣民，结果它背离了自己的前提。浪漫主义批评事先幻想一个奇异的世界，然后使这一世界住上人，我们不妨称这些“人”为现实仿制品。

除了这一基本的自相矛盾之处，浪漫主义的莎评在其他一些方面也受到严厉的抨击。首先，浪漫主义批评把注意力集中在复杂的艺术形式中的某一点上，因而不可能恰如其分地评价情节、内容和语言的重要性。如在分析麦克白斯和奥塞罗时，有时他们赋予人物以莎士比亚所特有的诗体语言，而不是把他们看做是莎士比亚操纵的木偶，是他向观众或读者讲话的代言人。其次，由于浪漫主义批评假设这些木偶和现实中的人一样真实，因而它得出的结论常常与莎士比亚所写

的剧本相距甚远；他们声称要了解人物的全貌，尽管莎士比亚只是片断地表现人物。奥塞罗本性妒忌吗？假如是的话，那么他不仅不再是一位英雄，而且剧本本身、尤其是头两幕和最后一幕，会因此而大为逊色；如果奥塞罗不是生性妒忌，我们就只好接受这样一种荒谬的假设，即：在不到半小时里，在亚戈提出任何证据来证实那些不折不扣的暗示和诽谤之前，奥塞罗就已经变得妒忌了。

再者，批评家有什么权力去想象剧中人物下台以后做些什么呢？据说一位谐谑的大学生反驳布拉德雷及其追随者说，如要设想哈姆雷特的父亲死时他在哪儿（戏剧开始时他父亲已经死了一些时候了），那么，也应该设想一下哈姆雷特戏演完后上哪儿去了！由于这些浪漫主义批评根据一种不可靠的猜测去评论莎剧并得出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结论，因此他们再度创造的莎剧人物几乎面目全非。有人正确地指出，柯尔律治笔下的哈姆雷特更象他自己，而不象是伯比奇在寰球剧场扮演的丹麦王子。浪漫主义批评过于个人化，过于主观，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培特的美学享乐主义或布拉德雷和克罗齐的黑格尔哲学，未能正确评价莎士比亚卓越的戏剧艺术。

#### 四

作为上述主观性的反拨，20世纪的批评是客观的，非个人化的。近半个世纪来的大量批评文学可分为四大类：校勘派批评、戏剧批评、历史比较批评（包括传记批评）和象征主义批评。但有一个共同点，即所有这些方法都是客观的。为了弄清究竟有多少作品出自莎士比亚本人之手、他的作品到底有哪些、是什么时间创作的等问题，人们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不少文献目录业已问世，在此不予赘述。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方面的倾向是恢复而非改变莎士比亚的本来面目。同样，这种客观性倾向在现代戏剧批评中也能见到。戏剧批评是将莎士比亚视为一位为舞台创作的有实践经验的剧作家，而不是哲学家或诗人。即使他不像人们原先认为的那样无知，他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位通俗的而绝非学识渊博的剧作家。他是一位戏剧大师，对其艺术的研究不应当忽略当时剧场的特殊环境和观众们的要求。伊丽莎白时代的剧院早已不复存在，并被世人所遗忘。但即使在现在，我们仍然应该认为莎士比亚主要是一个戏剧巨匠，他的戏剧若表演得恰到好处，仍然能扣人心弦。

历史比较批评与戏剧批评甚为接近。如果说莎士比亚是在伊丽莎白时代某种特定环境下从事创作的一位有实践经验的剧作家，对他的认识自然离不开对当时的意识形态和习俗的了解。用于19或20世纪小说家的分析方法，对他的戏剧是不适宜的，尽管有些人用心理分析法来研究他或他笔下的某些人物。历史比较派认为，莎士比亚不是心理学家，而是一位表现伊丽莎白时代的某些主旨并为当时的观众创造戏剧幻觉的剧作家。如果能在这些“幻影”中找出什么实质性的東西，那也不过是对当时那些激动人心的事件，如王权继承问题或艾瑟克斯叛乱等的评论罢了。有助于我们理解莎士比亚原意的不仅是他剧中的通俗主题或戏剧传统，还有渗透在作品中的伊丽莎白时代国内外的极有影响的观念。所以，对莎士比亚的研究离不开对马基雅维利和蒙田的研究。对伊丽莎白时代的意识形态和舞台艺术的探讨，揭示了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新内容，甚至揭示了至今尚藏而未露的旧层次。人们发现文艺复兴运动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富于革命性。中世

纪的意识形态和戏剧传统才是伊丽莎白时代的奠基石。因此，莎士比亚的戏剧可以上溯到奇迹剧和道德剧，上溯到薄伽丘和利德盖特，甚至越过薄伽丘，上溯到圣·奥古斯丁。了不起的福斯塔夫只不过是中世纪诱惑人类的“罪恶”的变种而已。

关于历史比较批评还有两点需要在此说明。批评家们在考查戏剧家莎士比亚从事创作的历史环境的同时，也对他个人的身世进行了调查。这说不上有任何新颖之处，因为莎士比亚的传记，尼古拉·罗早就开始写了。但新、旧历史比较法，尤其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相径庭。我们可以比较道登和钱伯斯在这方面的论著以示区别。道登论述莎士比亚的思想和艺术的名作旨在将莎剧与他的生活联系起来，从莎士比亚作为艺术家的发展道路探讨莎士比亚其人的智力发展。这是19世纪莎评的一种最典型的产物。20世纪的钱伯斯则更为非个人化。他只研究事实和问题。还有一些现代批评家，颇有名气的如弗兰克·哈里斯和温德汉姆·路易斯，试图以传记方式来阐释诗歌和戏剧问题，但这种尝试被认为既荒诞亦不成熟，与其说是清醒的学术研究，毋宁说是煽动人心的新闻报道。

上段提及的莎评的另一方面是关于莎士比亚戏剧的素材问题。正像有些批评家通过研究莎士比亚从事创作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舞台环境和习俗来解释莎士比亚一样，另一些人认为只要研究他手头所掌握的素材就足以理解其原意。仅举一例就可以说明这些批评家所申明的主张。所谓的“问题喜剧”就给那些未曾研究过莎士比亚喜剧素材的批评家提出了一个美学问题：这些素材似乎问题太多，太阴郁而不成其为喜剧，可又不是悲剧。但这样的难题只是那些不熟悉莎士比亚

创作素材的批评家臆想出来的。W·W·劳伦斯曾指出：海伦娜和玛丽安娜的替身戏实源于中世纪的民间传说。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敏感和神经质强加给一心只想“使其艺术构思适合于原素材的情节而决不愿改编情节以求达到其主观构思的效果”的莎士比亚。这种倾向在现代莎士比亚评论各流派中都能见到。譬如，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往往被看作是维吉尔、霍尔、贺林希德或《行政长官的宝鉴》一书作者所论述的有关都铎王朝的历史传说的翻版，而不是象密涅瓦羽翼丰满地脱胎于朱庇特头颅中那样完全孕育于莎士比亚头脑的艺术创作。

历史比较批评的缺陷在于以大量外部细节淹没了莎士比亚的作品，而对其独创性评价不足。它有助于我们理解莎士比亚，但不能使我们对他做出正确、恰当的评价。在别处<sup>①</sup>我曾说过，莎士比亚的独创性并不是象斯多尔和其他历史比较批评家所说的在于产生某种生活的幻觉，而是在于通过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发展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给我们一种直观的深刻的现实景象，各种历史比较批评的缺陷正是过分地强调了那些次要的因素。的确，莎士比亚受了伊丽莎白时代或中世纪的传说的影响，但与他同时代的众多诗人和剧作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并不是这些传说造就了莎士比亚，关键是他如何利用了这些传说。诗人丰富的激情并不是无中生有地胡编乱造，而是改写手头的材料和习俗。历史比较批评的方法所永远无法衡量、而且往往加以曲解的正是他这种改编的能力。

我所称为象征主义的批评（有时也叫“新”批评）一般不注意历史因素或素材，甚至对莎士比亚的创作意图也不重视。它探求的是文字、意象和隐喻的含义，并在其中寻找低于情